

静待花开

○石一彤（2022 级经管）

我的家乡是青海省门源县，在距门源县200公里的地方，20世纪60年代，有一批批科研工作者来到了青海省金银滩草原。他们一边隐姓埋名地努力，一边日夜期待着为祖国“炸响那颗大炮仗”的时刻。

其中，有这样一位科学家，他告别了妻子和儿女，向家人隐瞒了自己的去向，在新疆马兰基地，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，献了青春、献了生命。

他叫邓稼先，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。

2022年，我一进入清华大学，就加入了原创话剧《马兰花开》剧组，在剧中饰演许鹿希先生。我得以在话剧舞台的视角中，以妻子的身份走近邓稼先，走近那个年代忠诚、纯粹的科研工作者。

那时的罗布泊，缺水、缺电、缺粮、缺药，白天酷热难当，衣服里能拧出水来；晚上寒冷刺骨，风沙能把帐篷吹翻。作为在后方的理论部，邓稼先和实验员们在一次次实验中不断推算数据，肩负着全国同胞勒紧了裤腰带的支持，更背负着前线基地的同志们在恶劣条件下既耐心又焦急的等待。

在排练话剧的过程中，在剧本之外，我也看了很多纪录片，阅读了许鹿希等人撰写的《邓稼先传》。从中我了解到，“两弹元勋”的功绩背后，是九次精算的不畏艰辛、永不放弃；是在原子弹爆炸试验失败后，自己义无反顾地冲进试验区寻找弹体，不怕核辐射，舍身为国。



《马兰花开》剧照，邓稼先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，与许鹿希共同展望未来

难以想象，在计算能力严重匮乏的条件下，邓稼先和理论部的实验员们是如何等待着每一次精算的结果，一次次从头再来；在苍茫无际的戈壁荒漠中，他们如何奉献到倾尽所有，奋斗到至死方休。

邓稼先的家人们是剧中最温柔的一笔，但正是这种温柔但坚定的等待，在许多观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58年那个平常的夜晚，许鹿希做好晚饭，等丈夫回家。邓稼先进门后，和往常不同，没有要孩子们学叫“爸爸”“好爸爸”“非常好爸爸”，支支吾吾地答复着妻子关于女儿生日礼物的问题。那天的他很沉默，因为他要调动工作了。许鹿希追问他去哪、去做什么工作、去多久、能不能通信……他却只能回答“不行、不知道、不能说、不可以”。面对邓稼先“为了这个事业，我就是死了也值得”的誓言，许鹿希选择了无条件支持丈夫，相信这件事对丈夫、对国家非凡的意义，义无

□ 荷花池

反顾地独自撑起了这个小家，开始了对未知归期的等待。

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时，也是邓稼先的母亲王淑澍的临终之际。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后，邓稼先立刻赶回了北京。邓稼先的父母无时不在关注着他工作上的消息。曾经的“娃娃博士”，怎么能几年没有一点科研成就？剧中，父亲邓以蛰对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纸数落儿子的不是：“你看看人家这成就，那可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，让咱们都能挺直了腰杆！你再看看你，整天在办公室里是看资料、写文章，能有多大出息！”

在观众眼中，这是误会带来的笑点；但在那些参与国家保密工作而不得已与家人长期离别、隐姓埋名的科研工作者心中，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辛酸与自豪的交融。他们何尝不想让等待着自己归来的家人，为自己的事业而骄傲呢？然而许多的默默付出，都被封藏在了戈壁滩的风沙中。

28年后，邓稼先已是一位直肠癌晚期的病人。在病床上，他把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看得比命还重要。止痛的杜冷丁从一天一针到一小时一针，他始终不肯停止工作。在核大国对中国的遏制下，为了“不能让其他国家，把我们中国落得太远了”，邓稼先奉献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。

今年是邓稼先诞辰100周年，持续演出十余年、走过了15个省级行政区的话剧《马兰花开》，也将迎来它的第100场演出。

在过去的11年里，《马兰花开》剧组传承、铭记着这样一群可爱、可敬的先辈；同时，他们的纯粹、坚强、严谨、热爱，也以这样的形式传递到了每位剧组成员身上。

艰苦奋斗，干惊天动地事；无私奉献，做隐姓埋名人。这是邓稼先的故事，是许多普通人的故事，也是《马兰花开》在观众和演员心中种下的一颗种子，等待着它的花开、绽放。

（转自《中国青年报》，2024年5月20日）

● 珍藏之窗



1965年从四川绵阳
651工地返校同学与校领
导老师合影

○马国馨（1965届建筑）
珍藏

合影老师第二排从左到右：单德启、方惠坚、刘小石、艾知生、赵访熊、张子高、蒋南翔、胡健、陶葆楹、杨式德、汪坦、吴良镛、王遵华、王森、殷一和，第四排左6为马国馨。